

咎(zǎn)就是撞

□王绍诚

小老弟是玩魔方的高手。只见他东车一转,西拧一转,又翻过来扳一转,复过去旋一转……就在我眼花缭乱之际,魔方全部归位,直看得我目瞪口呆!我接过来如法炮制,左整不行,右整也不行,他又重新演示一遍,我还是一窍不通。问他板眼儿(诀窍)在哪儿?他双手一摊,笑扯扯哩:“啥子板眼儿噢,咎(zǎn)就是撞噻!”意思是,他已经和盘托出,山穷水尽了,再也沒得办法解释了。

西昌方言中,“咎”有时表“现在”,如“咎咋个整呢?”或表“马上”,如“咎就走”。“撞”,即“这样”之意(如“就是撞的噢”);而“这样”又读作“撞丫”。“咎就是撞”,大体上表示“现在就是这个样噻”。而“咎就撞噢”,即“现在就是这样了哈”(含征询之意)——简直就像绕口令一样,经常把外地人“麻翻(弄糊涂)”。即使县份上的人,也很难理解:作为凉山州州府,说的话居然如此“土巴碗儿”!

西昌人口语中的“的”,统统读作“哩(li‘勒依’合音)”,如“我哩水缸”。“子”,作后缀时,又都念作轻声“zī 兹”;如“房兹”“银兹”。当“倒”意同“着”时,二者都念作“dá o”;如“你等倒”“走倒瞧”。“一下子”的“下”,念作“哈(hǎ)”;如“等哈看”。“抗(hàng)”,指人优秀或东西好。例:奥运会帆板冠军殷剑好抗喔!“搞两”即“干啥”,如:你在搞两噢?“乃崴(wǎi)”即“是什么”,如:这是乃崴啊?而“这”往往又读作zhuǒ。“一哈(hà)”即“全部、所有”。“一板栏”是“全体”“大伙儿”的意思。“你家”念作“liā(‘勒丫’合音)吖”。“我家”,念作“嘎(‘鄂阿’合音)吖”。“一丁点儿”念作“一滴点儿”。“这儿”读作“之儿”的合音。“那儿”念作“拉儿”的合音。这儿、这里,有的又读作“至猴儿些”,“那里”读作“那猴儿些”。正所谓“五里不同乡,三里不同腔”,很有意思。

此外,因地缘关系,西昌处于滇方言与巴蜀方言交汇带,语音或多或少受到云南和巴蜀的影响,如“云南(yún nán)”就读作“银兰(yìn làn)”;“女婿(nǚ xù)”,读作“里细”;“介绍”读作“盖绍”;“解决”读作“改结”;“慰问”读作“意问”;杯具叫作“盂盂儿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都还将“阶段”读作“该蛋”;“军舰”念作“金罕”;“雁鹅”读作“岸鹅”……

俗语亦然。如“大口马牙”原本是云南传入的方言,表示说话不负责任、不计后果,后扩展了说话随意、语气轻狂等意。再如“吃巴片儿”,由成都传入西昌之后,又引申为“吃抹和(吃欺头)”,巴附着人沾光得好处之意。“打假叉”,也引申为“花架子、哄鬼大爷”等意。

盖碗茶

四川方言里的「整」

□彭应钦

一个“整”字,在四川方言不同的语境和场境中有不同的意思。

同学聚餐,菜上得差不多了,有人提议,开整了!于是,大家异口同声:“整!整!整!”纷纷动筷吃起来。这是开始吃的意思。一个“整”字,不拘泥礼节,使气氛活跃起来。

喝酒时说喝,也会说整。宴会上,有人提议:“今天过节,大家都整点!”“张哥,我晓得你整得倒几口,来!来!来!斟满,再整两杯。”显得洒脱、豪爽。

吵架的时候说:“小心我整你!”意思就是我要打你,要收拾你。

肖二娃调皮贪玩,不好好学习,经常在外惹是生非,父母伤透了脑筋。肖二娃这次又在外惹了祸,迟迟不敢回家,怕挨整。这里的“整”,是处罚的意思。

“这件事整不整得?你要想清楚哟!”这里的整不整得,是干不干得、做不做得的意思。

老何是个好强的人,给田地锄草的时候,顺手给田干瘦身。本来就不宽的路,更窄了,莫说是大块头的牛,人也经常晃神滑到田里头,糊一脚泥巴,恼火得很。乡里乡亲不好明说,在背地里埋怨他:“这个人才是心口子比背壳子厚噢,争那点点田边地角干啥,能多长几窝苗苗?胡子上的饭吃不饱,地边边的庄稼管不到老。”“嘿,蚊子肉也是肉嘞,便宜不占白不占。”“田是他家的,田干是公家的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,展嘴劲。

老何听说邻居大李要买鸡蛋去送人情,忙天慌地跑上门说:“大李,你晓得我家的蛋是纯粮食喂养的土鸡蛋,比街上那些饲料蛋好得多,没必要专门跑一趟噻,就到我家用挑。”大李一口得应。他掂了40个蛋,装到兜兜头。老何慢条斯理地说:“大李,你看我家的蛋个头大,又饱满,还让你少跑路,省了车费,价钱嘛肯定不能按街

“今天要来客人,我要把屋子整一下。”意为收拾、整理。

“这里的秩序太乱,整得了!”意为整治。

“整得巴适”,意思就是做得很好的意思。比如吃饭的时候桌上的菜很丰富或很诱人,可以说整得巴适哦。

“你这个操作太复杂了,把我整晕了。”这是搞不清楚,弄不好的意思。

“整”有时代表一种态度。比如:小华一直缠着小芳,一会儿抓抓胳膊,一会儿拉拉头发。小芳不耐烦就会说:“你不要整我!”这是一种不耐烦。

“整”有时代表一种无奈。比如:“糟了!这下可咋整啊?”意思是说,情况很糟糕,这可怎么办啊。

“整”有时代表“做”。比如:“你们在干啥子?”“我在整饭,她在整菜。”

总之,“整”在四川方言中代表的意思很多,由此可见四川方言是多么的丰富和有趣。

边边上的蛋那么算,每十个多一块五毛钱,还是很划算哈。”大李一听,头都大了,又莫法退了不买,挨则近的不好讲价钱,只得照他说的办。事后跟老婆发牢骚:“老何的心口子比背壳子厚,指甲子深得。早晓得,各家上街去买算了。”老婆说:“你又不是不晓得他是连野草都要多薅两根的人,不多长个心眼儿,就只有吃亏上当的份儿。”

老何嫁女子时提出的彩礼钱有点高,亲家想跟他商量一哈,结果他躲倒不见,电话不接,完全莫得商量的余地。婚期迟迟定不了,把女儿气得没奈何,天天吵、回回闹。男方只能东拉西借,凑够了钱,一手交钱,一手接媳如儿。从此,老何“心口子比背壳子厚”的名声更是远近闻名。

做人嘛,心口子莫太厚,指甲子莫太深,给各家留条路。千算万算,自以为精明到家了,最终还是会算到自己脑壳上,有啥子意思嘛。

啰嗦与泼烦

□陈世渝

张三住我对门,两口子嘿好耍,经常听到他们吵吵闹闹的,但两口子没得隔夜仇,即使吵架角孽,一哈儿又嘻嘻哈哈好得很。张三是个人闷墩,乌兔有肉在肚皮头,不大开腔;而我个堂客呢,却偏偏是话包子,一天不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,心头逗过不得。晚上散步的时候,每回都看到张三的婆娘把他的手挽起,有说有笑地嘿门亲热,恩爱有加,令人羡慕。

勒天,张三汗流浹背毛焦火辣大包小包地买菜回来,刚坐到喝口茶,老婆又婆婆妈妈紧倒鬼念鬼念的,一哈儿叫他去做勒鞋,一哈儿喊他把那个拿来。气还没出匀,又安排他给娃儿辅导作业,把衣服晾起,下午去交电电费……

张三平时听婆娘念惯了,耳朵早逗打起茧了,勒边耳朵进,那边耳朵出,大多闷起装没听倒。不晓得是到了更年期,还是心里不舒服,张三这回听倒只有恁个烦了,心头鬼火冒,逗鼓起眼睛吼:“你一天到黑念起烦不烦嘛?啰嗦得不得了!”

老婆遭雾独独地麻啄了,恁兮兮的,脸一马,盯倒张三道:“喂,你今天吃了火药嗦,又歪又恶,衣服角角都要铲人。啰嗦?报上说‘唠叨有益女性健康’。我把想说的话说出来,心头才舒服!”

张三一听,鼓起多大对“二筒”,拖起腔调气愤地说:“你倒是说起安逸,我听起恼火惨了!”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,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,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,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,方言故事层出不穷,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,有好的方言故事,有趣的方言传说,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:730156805@qq.com

操哥

□胡华强

“操哥操不来,尼龙袜子套草鞋(四川话念作‘孩’)”,这句话常常被用来讽刺那些明明土俗不堪却又自以为洋盘儿的人,比如穿西装套布鞋的人,比如羊毛衫塞裤腰又打领带的人。

混社会就叫作操社会,混社会的人,就称为操哥。社会就是江湖,江湖有小有大。所以,有的操哥只能在乡坝头操,在街镇上操。而有的操哥就在大城市操,在官场上操,满世界飞来飞去地操。

小时候老家乡下有个混混儿,就在那个叫万古场的小镇当操哥,带着一帮二不挂五的小喽啰上街窜下街,混吃骗喝,偷摸盗抢。后来混混儿被抓,判了十多年。不过更多的小操哥并不干坏事,只一味地招摇显摆而已,比如理奇怪的发型,穿奇装异服,坐在粮站的围墙上打望——虽让人看不惯,却也基本无害。还有一种操哥,简直就完全无害。重庆来的知青,活泼俊美,能说会唱,穿着时髦,走到哪里都昂首挺胸,目空一切,吸引乡下人羡慕不已的眼光。

城里来的知青操哥,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,带动了一些乡下年轻人的追随,便有农村青年或逼父母拿钱或偷家中粮食换钱,学着那些城里来的操哥,赶起了时髦。有个乡下年轻人,从家里偷了麦子卖钱,给自己制了一条喇叭裤。这种“家里糊糍子,外头刷牌子”的操哥,叫作假操哥或者毛操哥。有条件的要操,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操,可见操哥之“操”是一种排场。

有个嗜酒好赌之徒,因名字里带了个“操”字,总喜欢别人都叫他操哥。叫他一声操哥,就是弟兄,有事操哥会罩着。有不随大流叫他操哥的,操哥就会趁着吃饭喝酒的机会,对其训斥羞辱。后来操哥犯事进了监牢,那些曾经一口一个操哥的兄弟伙,作鸟兽散。

心口子比背壳子厚

□汤飞